孝經義疏補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一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開宗明義章〔疏〕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爲河閒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

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爲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說文曰樂歌竟爲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貴賤以至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章並敘德敎之所由生也紀孝行章敘孝子事親爲先與五刑相因即夫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即先王有至德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諫諍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即中於事君也設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事親

之道紀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案諫諍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補】福謂開宗明義章下鄭注本無第一二字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可證釋文則唐初之書可據也自天子章至喪親章皆當無次第數目有次第數目當是明皇所增故石臺本開成石經皆有之漢書匡衡傳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據此則孝經分章漢時已有非自皇侃始惟開宗等字不知為何時人所始加耳樂歌竟為一章案今本說文無歌字

仲尼居【注】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侍【注】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音義】仲尼女持反仲尼取象尼丘山又音夷字作𡰥古夷

字也按神契云蟲也

居 如字說文作尻音同鄭元云尻尻講堂也王肅云閑居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也

曾 則能反姓也

子 男子美稱也曾子孔子弟子也名參字子輿魯人也或作參音同義別下皆同

侍 卑在尊者之側曰侍

【補】福謂尼音夷字作𡰥古夷字書堯典厥民夷平也蓋孔子首頂之平若尼丘山頂之平故以爲字尻許愼說文曰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引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閑居如此臧氏鏞堂孝經鄭氏解輯本曰按尻當作居此因釋文上云說文作尻因升改鄭注非鄭作尻福案說文尻乃許氏受衛宏之眞古文孝經但凡經中尻字皆隸變爲居不能改矣又案說文森字許氏讀若曾參之參所林反晉灼讀如宋昌參乘之參初三反陸氏云音同義別今音亦別者古音驂參無別特音分輕重耳若曾子字子輿則當義在所林反之驂參星取三星相連之義參乘取三人同輿之義其實參星參乘

皆有三字之義而三疊騈亦皆同音是音義皆無別矣

【疏】仲尼凥曾子侍○正義曰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孝綱未舉將欲闡明其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閑居爲之陳說自標己字稱仲尼居呼參爲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啓師資問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注】仲尼至閑居○正義曰云仲尼孔子字者案家語云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之女徵在徵在既往廟見以夫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仲者長幼之次也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其名則案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爲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丘蓋以孔子生而圩頂象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丘爲聚以尼爲和今並不取

仲尼之先殷之後也案史記殷本紀曰帝嚳之子契爲堯司徒有功堯封之於商賜姓子氏契後世孫湯滅夏而爲天子至湯裔孫有位無道周武王殺之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案家語及孔子世家皆云孔子其先宋人也宋襄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受命爲宋卿生孔父嘉嘉別爲公族故其後以孔爲氏或以爲用乙配子或以滴溜穿石其言不經今不取也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皐夷父皐夷父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也云居謂閒居者古文孝經云仲尼閒居蓋謂乘閒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語女義同而與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注曾子至侍坐○正義曰云曾子孔子弟子者案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云侍

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侍謂侍侍坐也卑者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卽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子也

【補】居卽閒居說文居蹲也謂以郄茲足指著地而跪以髀坐於足之踝後非若後世以足髀著席而伸兩足如箕爲箕踞也家大人曾子注釋武城有二南武城在今山東嘉祥縣之南徒言武城則在今山東費縣西南孟子所言曾子居武城乃費縣也史記所言曾子南武城人乃嘉祥也今曾子後裔列四氏學襲博士者皆居嘉祥祠廟亦在嘉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陶淵明集曰曾參受孝經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孔子生而圩頂今本或訛爲汙頂今據監本毛本改家大人孝經注疏校勘記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圩索隱謂圩音烏瓬也白虎通姓名篇云孔子首類尼

巨山蓋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則作圩是也劉瓛述張禹之義今本或訛爲獻今據監本毛本改按勘記云案宋欽宗諱桓兼避丸瓛洹等字此作獻承避宋諱故也宋襄公有子弗父何今本或訛爲閔公今據正誤改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神人和睦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注】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荅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注】夫人之

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教之所由生也〔注〕言教從孝而生復坐吾語女〔注〕曾參起對故使復坐〔音義〕子〔孔子也古者稱師曰子〕曰〔語辭也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凡曰皆放此〕先王〔鄭元云禹三王最先者案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殷於殷配天故爲孝教之始王謂文王也〕有至德〔鄭云至德孝悌也王云孝爲之至也〕要〔因妙反注同〕道〔鄭云要道禮樂也王云孝爲道之要〕孝悌〔大計反又順也本今無此字〕民用和睦〔音目字林云忘六反〕上下無怨〔紆萬反〕女〔音汝本或作汝凡本女字皆放此汝水名音同義別〕知之乎曾子辟〔音避注同本或作避〕參〔所林反〕不敏〔密隕反達也〕夫〔音符注及下同〕人之

行下孟反復音服注同坐在臥反注同女音汝本今作攸

【補】言先代學德之主主訛爲生監本毛本作王今據石臺本岳珂本改女知之乎今本皆作汝今據鄭注本岳本改夫孝德之本雖石臺本唐石經熙寧石刻皆作本但案當作本今皆改爲本夫人之行兮本皆脫夫字今據釋文增按勘記云宗正義云此依鄭注據釋文注人上有一夫字是明皇所刪也福案鄭元云禹三王以下三十三字皆小同注也宗字衍兩殷字皆兩啓字之說小同意謂宗祀明堂之禮於於夏啓以嚴父配天也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此其據歟臧氏鏞堂因皇甫侃陸德明孔沖遠賈公彥皆以孝經爲夏制當即此也文家大人孝經釋文按勘記云孝悌本今無此字盧云孝悌見上文引鄭注家悌當本作弟上同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釋文孝經本用鄭氏注後人據唐明皇注按之故於釋文所標注皆云本今無

此字。又云自某至某，本今無，閒有鄭注與唐注同，邢疏云此依鄭注者，則無校語。蓋校者不知唐注本乎鄭，見唐注所有，故創以爲唐注而無疑。按臧氏說是也。今舉此五字，其餘可以類推。福案：德明於貞觀中官國子博士，下與明皇撰注時將及百年矣。曑、參篆隸之異字。子與義取參乘。

疏 子曰至語汝○正義曰：子者，孔子自謂。案公羊傳云：子者，男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爲子，故夫子以子自稱。曰者，辭也。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敎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敎，用此之故，竝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閒，夫子之說，乃避所坐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言義？旣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爲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爲德之本也。云敎之所由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敎

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離於孝般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曾衆爲要注參曾至之義○正義曰性未達何足知此依劉注也言性未達何足知至要之義者謂自云性不達何足知此先王至德要道之義也注夫人至德本○正義曰此依鄭注引其聖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爲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注言敎從孝而生○正義曰此依章注也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敎曰孝尙書敬敷五敎解者謂敎父以義敎毋以慈敎見以友敎弟以恭敎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敎皆可知也注曾參至復坐○正義以一曾衆爲要注曾參至之日此義已見於上

補義○正義曰今本皆在爲要下脫去注參至正義九字今據正誤增又案挍勘記云下文劉炫疑正義二字之訛今據此刪去劉炫二

字性未達何足知此依劉注也今本無此依劉注也
五字今據盧氏召弓按本增福案漢陸賈新語孔子
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此
漢人說孝經之義也家大人揅經室集釋順云孔子
生於春秋時志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也
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大
矣哉何後人置之不講也孝經順字凡十見開宗明
義章以順天下士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三才
章以順天下聖治章以順則逆廣要道章教民禮順
廣至德章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廣揚名章順可
移於長感應章長幼順事君章將順其美順與逆相
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故曰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
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
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曰教民
禮順莫善於悌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

者乎是以卿大夫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絕春秋之權所以制天下者順逆閒耳魯臧齊慶皆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恆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以順字為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福謂三王孔子之道皆本於堯舜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即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舜以大孝治天下即三王之要道也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立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焉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卒百行非復錄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隨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

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
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
萌牙終於彌蔓枝葉扶疎采華紛緼木雖繁蔚致之
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
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
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
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疎為大孝以心
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
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
稱廣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
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為至德脩仲以九合為仁功
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語以此而言各從
其稱者也擘經宗集論語解云後漢書延篤傳曰夫
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
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觀此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為孔子之言其為兩漢人舊說皆以為孔子之言矣延篤後漢人博通經傳寬仁卹民其論仁孝也語質而淺明足為論語此章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學人本意福案孝經無仁字有愛字慈字仁字生於孝字愛字慈字之中孝為德之本卽是孝為仁愛慈之本也孝字是堯舜禹湯以來之至德要道周以求又從孝愛慈字內生出仁字也曾子遜言不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似曾子為質魯而不徹之人但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旣學之患其不博也家大人注曰博大通也孔門論學首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焉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曾子博學罕可見鄭然

如今儀禮十七篇備者已苦難讀曾子時禮經在曾篇第必十倍於今而曾子問一篇皆窮極變禮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荅然則正禮無不學習可知此博學可窺之一端故聖賢之學不避難以就易不避實以蹈虛故顏曾文學之博同於游夏但不以此成名與孔子同故曾子聰明睿知惟孔子可稱爲曾福謂曾子自遜不敏而孔子仍坐語之此敏之證也家大人云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二句雖是言天下古今之孝道但孔子之意實從周公嚴父配天四方民大和會而起福案此義詳見聖治章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注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注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揚

名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爲先揚名爲後【音】

【經】身體髮膚方于反不敢毀如字蒼頡篇云毀破也廣雅云虧也傷父母

得其顯與音豫也者【補】揚名於後世之世字唐石經作代蓋避太宗諱也光顯其親石臺本岳本顯作榮

【疏】身體至終也○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謂四支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禮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鬒髮如雲此則身體髮膚之謂也言爲人子者常須戒愼戰戰兢兢恐致毀傷此孝行之始也又言孝行非惟不毀而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光榮其父母此孝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得爲立身也【注】父母至毀傷○正義曰云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

啓手啓足之類是也云故不敢毀傷者毀謂虧辱傷
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及
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爲傷是也〖注〗言能至爲後
〇正義曰云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
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是也云自然揚名後世光榮其親者皇侃
云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
父母也因引祭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
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
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
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云故行孝以不毀爲先者全其
身爲孝子之始也云揚名爲後者謂後行孝道爲孝
之終也夫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
經雖言其始終此畧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
於始立身不敢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
從始至末兩行無怠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

始也【補】曾子大孝篇云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福謂此篇乃見孔子傳曾子曾子傳門人以孝經大義之實撥論語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卽不敢毀傷之義曾子制言下篇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諂矣故君子不諂富貴以為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

慮又立事篇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此亦不敢毀傷之義也大孝篇曰刑自反此作家大人注曰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此亦不敢毀傷之義也孔子曰爲弟子講學皆曰以不敢二字爲義故孝經十八章自天子至庶人凡言不敢者九不敢毀傷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於鰥寡不敢失於臣妾是也曾子謹守孔子之訓故曾子上篇凡言不敢者十有八不敢忘其親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不敢改父之道不敢臣三德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達善而不敢爭辨不敢外交

不敢求遠不敢言大是也又案儀禮士喪禮鬠蚤埋於坎此亦是生前不敢毀傷之義且卽是全受全歸之本義也北史儒林何妥傳曰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此亦說孝經立身之古義也揚名福案古聖賢以名爲重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禮記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又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曾子大孝篇曰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舉此數則皆可證孝經孔子此語之義而曾子之說則傳自孝經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注】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音義】冊彊反其良

而仕行步不逮音代亦及也又音大計反縣音玄**車**音居**致仕**自父母至仕字

本今臧氏曰正義約鄭注引之非其本文故與釋無【補】文所標者與分之則兩全合之則兩傷舊輯多以意拚合非也釋文通志堂徐氏【疏】夫孝至立身本彊亦作彊葉林宗影宋鈔本作強。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身未示其跡其跡始者在於內事其親中者在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也【注】言行至身也。正義曰云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揚名者此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者此釋終於立身也然能事親事君理兼士庶則終於立此身通貴賤焉鄭元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也者劉炫駁云若以始爲在家終爲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八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顏

子之流亦無所立矣【補】是終於立身也脫去也字正誤云身下當補一也字今據此增【補】謂中於事君事君當忠也故曾子本孝篇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此曾子受孔子中於事君之教有忠孝二德之據也

大雅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注】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恆念先祖述脩其德【音義】大雅云此文王之詩六章文毋音無本亦作無念鄭元云無念無忘也爾雅云勿念念也爾祖聿尹吉反爾雅循也述也本今作爾亦作毋同【補】毋念本作無念今據鄭注本改左傳文二年趙成子引詩

【疏】大雅至厥德○正義曰夫子述敘立身行道揚名之義所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

言凡為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當述脩其功德也

注詩大至其德○正義曰云無念念也聿述也者此並毛傳文云厥其也者釋言文云義取恒念先祖述脩其德者此依孔傳也謂述修先祖之德而行之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之道有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即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名即言勺曰武曰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鄭注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為始今無取焉

天子章

疏 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就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案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

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故曰天子虞夏以來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

補 王者父天母地故曰天子故誤亦今據正誤改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注 博愛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注 廣敬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注 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爲四夷之所法則也蓋天子之孝也 注 蓋猶畧也孝道廣大此畧言之

音義 子曰 此一子曰通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章也 不敢惡 烏路反注同舊如字 於人

不敢慢亡諫反俗作僈於人愛敬盡津忍反於事親形于法也字又作刑四海刑見賢遍反下同本今無刑見字

補明皇本刑字釋文鄭注本皆作形字臧氏曰按惡讀烏路反者唐注也舊讀如字必鄭注陸爲鄭作音不當先言烏路反此類皆後人改竄故稱舊以存陸氏原本耳鄭作形注云形見唐本作刑注云刑法也釋文有法也二字亦淺人所加孝經序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于四海此參用鄭本也正義曰經作刑刑法也此作形形猶見也義得兩通可與釋文本互證然此經形于四海猶感應章光于四海當從鄭作形唐本作刑非也又凡古文經作于今文及傳注作於論語孝經皆傳也今孝經又今文故字皆作於而不當作于此章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與感應章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於于字前後皆錯見非也考此章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刑于四海蓋

因詩思齊有刑于之文相涉誤改庶人章正義作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當據以訂正福謂鄭注形見唐注刑法唐注訓法義長蓋聖人言孝至此意在法則故下卽接引名刑也至于字之假借無定形亦可通訓爲法刑亦可通訓爲見

疏

子曰至孝也○正義曰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惟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己亦當設教施命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敎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蠻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援神契云天子行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

親之道無二注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博大也言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注廣敬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廣敬也孔傳以人爲天下衆人言君愛敬己親則能推己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有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不惡者爲君常思安人爲其興利除害則上下無怨是爲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書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脩己以安百姓則千萬人悅是爲要道也上施德教人用和睦則分崩離析無由而生也案禮記祭義稱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慢於人也所以於天子章明愛敬者王肅韋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爲教訓之

主爲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宜之然愛之與敬解者衆多袁宏云親至結心爲愛崇恪表迹爲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蒸蒸至惜是爲愛心溫清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悚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眞敬起自嚴孝是眞性故先愛後敬也舊問云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五者並相通否梁王荅云天子旣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己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互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例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農此畧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旣

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注刑法至則也○正義曰云刑法也者釋詁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德教使天下之人皆不敢慢惡其親也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釋刑于四海也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爲百官爲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此經德教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爲與刑于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夷則此百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經典通謂四夷爲四海案周禮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或云四海故注以四夷釋四海也孫炎曰海者晦暗無知也注蓋猶至畧言之○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概也孝道既廣此纔取其大畧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畧言之也皇侃云陳畧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鄭注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蓋非謙

也劉炫駁云若以制作須謙則庶人亦當謙矣苟以名位須謙夫子曾爲大夫於士何謙而亦云蓋也斯則卿士以上之言蓋【補】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者竝非謙辭可知也也福案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丙注解傳述人注孝經者有魏散騎常侍蘇林魏吏部尚書何晏魏光祿勳劉邵性此三人是魏時人未知此魏注爲誰大約皇侃爲義疏時所見魏人之本也袁宏云今本誤爲沈宏今據正誤引陸氏注解傳述人改五者竝相通否五今本訛爲正今據校勘記改不假言保守也言今本訛爲旨今據正誤改案周禮禮記爾雅今本無禮記之禮字今據正誤增福案孝經重敬敬字凡二十二見而首見於此揅經室續集釋敬去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支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也苟即敬也加支以明擧敬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

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迨逸放縱也故周書諡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日邁者日乾乾也尚書以無逸名篇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為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諭為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卽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為敬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福謂家大人釋敬字主于攴苟之義孝經此敬字後人未有不以為心中恭敬之義者但敬父敬兄敬君若專主心中恭敬為說則仍是空言非曾子立事之義必須如釋敬所言方實在事上言之譬如敬父則服勞奉養先意承志能竭其力居處懽愉之類時時苟攴非但心存恭敬己也敬君則日贊贊襄馳驅敕掌夙夜匪懈王事靡盬之類時時苟攴非但心存恭敬己也故此章末引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同也曾子立孝篇曰夙

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義也福又案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人字包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明皇注不如正義所引孔傳義爲長經言天子不敢惡慢於人非使人不敢各惡慢其親也禮記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卽不敢惡慢之要道也百姓四海日天子尙不敢惡慢於我之親我豈可不愛敬我親此德教刑于也百姓四海各盡孝道不敢犯上作亂則天子亦永保四海得以長奉先王之郊祀宗祀也孔子於諸侯卿大夫士則曰然後能保其社稷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保其祿位於天子但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不言然後能保其四海者此孔子春秋尊王之義孔子時王室更弱幾於不保不肯斥言正所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非不煩言保也諸侯之社稷天子可予奪之卿大夫之祿位諸侯能予奪之保守者能盡孝道不致爲上所在爲下所犯

也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所以維持上下封建也愛親者不敢敬親者不敢二者字乃泛指未嘗斥言天子而實首言天子之事此天子所以亦當戰戰兢兢以保天下四海卽二不敢之義也此堯舜夏商相傳至周公孔子之至德要道非別有不易知之道也又衆孟子云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福謂孔子於經則不肯斥言之至於孟子是子書故可直言之孟子此言蓋孔門口授之大義孟子始著之於書也仁以孝爲先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仁孝同也家大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久有傳授爲緯書所收錄非緯書家所能撰託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於巳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於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於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

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幷秦祚不永由於不仁不仁本於不孝故至於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於不知孝經之道也

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注】甫刑卽尚書呂刑也一

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音〕甫刑尚書作呂刑兆知從八正直表反十億曰兆民百萬曰兆民賴之引辟上鹿艾反辟止本或作譬同四辟反本今無引辟二字〔補〕文選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鄭元孝經注曰引譬連類正義曰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臧氏曰正義約鄭義故與陸李二家所據不合〔疏〕甫刑至賴之○正義曰夫子述天子之行孝言既畢乃引尚書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注〕甫刑至其善○正義曰云甫刑即尚書呂刑也者尚書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案禮記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

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倘書爲呂刑者孔安國
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
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篇平王之詩不與我
成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
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
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
實叔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
以爲遭秦焚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而兩存之
也者非也諸章皆引詩此章獨引書者以孔子之言
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馮虛說義當詩
意則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契故
引爲證也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
類得象然引大雅證大夫引曹風證聖治豈引類得
象乎此不取也云一人天子也者依孔傳也贊說天
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
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惟言

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為尊稱也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稱云慶善也者書傳通也云十億曰兆者古數為然云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者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補】孔安國云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之或字本今無據尚書呂刑孔傳增福案孔傳雖出晉人但史記周本紀曰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又曰甫侯言于王作脩刑辟正義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為相漢書古今人表甫侯作呂侯又尚書大傳以呂刑為甫刑趙岐注孟子盡信書引呂刑亦作甫刑大約作甫者今文尚書作呂者古文尚書也又案孔子獨於此處引書經此篇此二句者似有深意就正文論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是天子言德言順之正語但引篇名而見刑字則寓有反是之義蓋是時王室道衰聖人不肯斥言其道已反也反與順相對堯典所云堯舜之道以孝德治天下而

生其順也尚書載呂刑者古天子不得已作刑而制其反也五刑章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卽反言不順之義正與此處所引甫刑之義顯然相證曾子大孝篇云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大義也否則此章孔子引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等語並不甚合乃既曰刑於四海又引甫刑爲何故耶又案五經算術上引鄭注云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二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諸侯章【疏】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補】鄭康成禮記王制注引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注】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

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注】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注】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蓋諸侯之孝也【音義】危殆音待本今無殆字 滿而不溢音逸 費芳味反 用如字 約於略反 儉勤檢反 奢書蛇反 泰音太 爲溢羊栗反 富貴不離力智反注

同其身薄賦斂力儉反省所景反傜音遥本亦作繇役列士封疆字又作覊同居艮反自漢字至居艮反本今無

【補】臧氏云釋文離音力智反則不字後人所加唐注云當貴常在其身正義謂此依王肅注則王肅本亦無不字何也盡常在其身者謂常麗著其身也易象傳離麗也象傳離王公也鄭作麗梁武力智反此經云富貴離其身猶諫爭章云則身離於令名釋文於彼亦音力智反標經無不字可前後互證知不離之文非古矣石臺本唐石經皆有不字福謂此不然也臧謂離力智反當爲麗著之義其實古人爪聲亦可訓分離此經文明明有不字且不字與不危不溢相應不離與長守相應安可以釋文力智反卽拘泥爲無不字乎又況呂覽引此明明有不字若以明皇注常在爲麗著之證則石臺石經皆有不字不麗著更不成詞矣然後能保其社稷之後字校勘記引臧氏琳

云儀禮鄉射禮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
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孝經援
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
唐明皇注本稱為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
作後不作后蓋依古文改之也而和其民人之民字
石臺本作民蓋避唐太宗諱[illegible]案周禮封人疏引孝
經注社謂后士又案隸釋修堯廟疏在上至孝也○
碑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借如為而正義曰夫子前
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
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
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
府庸充滿矣若制度飾服愼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
至溢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
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
自來言諸侯貴為一國之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
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

以常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爲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即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注】諸侯至危也○正義曰云諸侯列國之君者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爲王國諸侯之國爲列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魯叔孫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敘列焉五等皆然云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者言諸侯貴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也云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者言爲國以禮能不陵上慢下則免傾危也【注】費用至爲溢○正義曰云費用儉約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以供

已用每事儉約不爲華侈則論語道千乘之國云節用而愛人是也云慎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慎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奢僭也云無禮爲驕奢泰爲溢者皆謂華侈放恣也前未解驕今於此注與溢相對而釋之言無禮謂陵上慢下也皇侃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財溢不奢以戒富若云制節謂度以戒富亦應云制節謹身以戒貴此不側者互其文也但驕由居上故戒貴云在上溢由無節故戒富云制節也注列國至平也○正義曰列國已具此釋云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即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遠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

主而祭之者棨左傳曰八君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
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由君故以其君言之云言富貴
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云則長
爲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云而八自和乎也者
釋而和其民八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貴而富
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
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
也經傳之言社稷矣棨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句
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
以上祀之周棄亦稷自商以來祀之言柱句龍柱棄
配社稷而祭之郎句柱棄非社稷也又條牒云
稷壇在社西俱北鄉竝列同營共門如條之說【補】
福謂曾子立事篇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上
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瀆矣此郎在上不
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之義荀子宥坐篇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

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為弟子挹水而注之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卽滿而不溢之義老子昔之得一章曰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蹷此言不富不貴不高不滿但秖可謂一介之上若諸侯則自有天子所封之社稷爵位祖父所傳之富貴雖欲不富不貴不高不滿而有所不能所謂不離其身也惟當不驕不危不溢方是聖人維持封建中庸之道也若專主卑處卽是老子之學又案呂氏春秋先識覽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

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
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遏得荆平王之夫人以
歸賁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
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福榮
此秦人引孝經之最古者尤可見孔子以春秋孝經
相輔爲教之至意也呂氏之書多采春秋時故書古
說此亦必孝經古說之遺而呂氏采之者也如知孝
經不危不溢保和之義則無雞父之戰不保之危矣
故凡春秋二百數十年中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
不保社稷祭祀祿位者皆可以此例推之矣說苑敬
慎篇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
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
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辨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
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

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此即說孝經之義也又漢書宣元六王傳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此亦說孝經之義也漢班固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應劭風俗通引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稷而祭之謹案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果故立以為稷正周棄亦以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

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此亦漢班氏應氏說孝經古義也又孟子曰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趙注云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福謂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予奪在天子所以不危不範然後能保其社稷孔孟相傳之道蓋可見也又洪溢五福不言貴而言富王氏應麟曰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福謂富非多金之謂富者備也福亦備也富與福字義相通備者無所不備如邑田宮室宗廟祭器祭服車馬衣衮干戈琴瑟皆備也若賤者安得有宗廟器服哉且譬若天子富有四海亦言四海之物無

一不備非以多金爲害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恆須戒愼【疏】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小明卒章戰戰章扇反兢兢棘反冰恐丘勇反懼也注及下同隊直類反本今作墜恐陷沒陷之陷【疏】注及下同之下字釋文本作後釋文挍勘記元和顧氏廣圻云後當作下是也今又據此改深淵之淵字石臺本唐石經作淵避唐高祖諱恐墮之墜挍勘記案隊寀古今字義取爲君恆須戒愼之愼字今本作懼今據石臺本岳本改挍勘記案正義亦云戰取爲君常須戒愼此注及疏標起止作戒懼非也臨深恐墜履薄恐陷之墜履薄三字閩本監本毛本皆作薄墜履浮非也【疏】詩云至薄冰○正義曰夫子述諸侯

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明之詩以結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

疏戰戰至戒慎○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毛詩傳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此注恐下加懼戒下加慎足以圓文也云臨深恐墜履薄恐陷者亦毛詩傳文也恐墜謂如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冰下不可拯濟也云義取爲君常須戒慎者引詩大意如此

補福謂孔曾之學皆主戒懼故曾子立事篇曰君子取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曰昔者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孝經十八章曾子十篇皆無泰然自得氣象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是曾子一生皆守孝經戰戰兢兢之大義以至於沒世也且孔曾拖紳易簀皆聖賢中庸之道然則後人修言無疾坐逝之類皆非儒術矣

卿大夫章 疏 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則卿大夫爲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注 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注 法言

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注】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注】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注】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此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注】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蓋卿大夫之孝也【音義】服山龍華胡花反蟲直忠反

服藻音早 火服粉方謹反 米字或作粊音同 皆謂文繡修又反 也田

本又作佃音同 戠力朼反 卜筮市制反 冠古亂反又如字 素積茲亦反自山龍至茲

亦反本今無 非先王之德行下孟反注德行下擇行行滿皆同 禮以檢奢

泄儉反本今無 無口過古队反注同 無怨惡烏路反舊如字注同 宗廟本或作庿

爲作于偽反 宮室自爲作至室字本今無 補周禮小宗伯疏引尚書曰五服五章哉鄭

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引予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

下孝經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五服日月星辰

服諸侯服山龍云云皆據尚數而言北堂書鈔卷八

十六孝經鄭注云法服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又卷一百二十八鄭注云天子服日

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文選注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鄭元孝經注曰大夫服藻火詩正義六月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儀禮疏少牢饋食禮孝經注云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臧氏按諸家所引互異均不外釋文所標之字故以釋文為主而分注諸書於下俾可考也周禮疏日月星辰服帷作服日月星辰釋文字或作絺徐本絺誤為絲茲據葉鈔本校正

疏非先王至孝也 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廟則接對賓容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所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主德行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

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
守其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援神契云
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辯譽為義謂言行布滿天下
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
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
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注服者至偪下○正義曰
云服者身之表也者此依孔傳也左傳曰衣身之章
也彼注云章貴賤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章則表之
義也云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者案尚書皋陶篇曰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
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云言卿大
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
擬於上也偪下謂服飾儉固偪逼於下也卿大夫言
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偪故劉炫
引禮器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是也又案尚

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為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為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鄉善皆為百王之明戒以會其德諸侯自龍袞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四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為說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案鄭注周禮司服稱自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旗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

也古文以山為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為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元冕為冕服九章也又案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又案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

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注法言
至敢也○正義曰云法言謂禮法之言者此則論語
云非禮勿言是也云德行謂道德之行者即論語云
志於道據於德是也云若言非法行非德者即王制
云言偽而辯行偽而堅是也云則戮孝道故不敢也
者釋所以不敢之意也注言必至遵道○正義曰此
依王義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也注言行至擇也○
正義曰言不守禮法行不遵道德皆已而法之經言
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注禮法至怨惡○正義曰
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
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從
而生注三者至之祇○正義曰云三者服言行也者
此謂法服法言德行也然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
已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謹
辱斯及故首章一敘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
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表身者以言行不戮不毀猶

易立身難備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
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
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
論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為先德行為後也云禮卿大
夫立三廟者義見宋章云以奉先祖者謂奉祀其祖
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者言卿
大夫若能備服飾言[illegible]士服藻火士誤七今據挍勘
行故能守宗廟也記改粉取絜白闕本監本毛
本絜作潔挍勘記絭潔俗絜字所謂三辰旂旗旂作
旗挍勘記云閩本於作旂是也今據此改火在宗彝
之下下誤下今據監本闕本毛本改祭社稷五祀則
縞冕挍勘記云絭周禮縞作希注云讀為黹或作絺
字之誤也元者衣無文誤作衣無衣正誤下衣作文
是也此依王義王誤正今據正誤改挍勘記云案正
誤云正疑王字誤是也後論德行論誤謂今據正誤
改福謂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云孝經言卿大夫之孝

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案曾子立事篇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又云君子出言鄂鄂行身戰戰本孝篇惡言不出於口此皆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義也表記曰衣服以移之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其義家大人曰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為孝如此為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於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為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啓其手足亦此道也福案荀子大畧篇曾子曰

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此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之義也又案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矣又大孝篇曰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後不辱其身不發其親可謂孝矣此亦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之義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二擇字當讀為厭斁之斁厭斁即詩所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也詩思齊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鄭氏箋引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明之釋文鄭作擇此乃鄭康成讀孝經之擇為斁而讀毛詩之斁為擇假借也故孔疏曰箋不言字誤也康成此說郎宋均所云之評也又尚書呂刑曰罔有擇言在身孔子之義本此無口過無怨惡乃申明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義卿大夫以守宗廟為孝謂非止於父母生前之

愛敬也且宗廟有祖在孝祖卽孝父母也庶人始祭於寢未有身爲卿大夫而無宗廟者也身爲卿大夫上事君下治民中有僚友若言行無德無法必獲罪致禍春秋之世出奔絕祀由於言行無德無法者甚多矣若能奉孔子此言則能守宗廟矣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也孔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福謂不娶無後致絕祖宗血食自是不孝若實有其後人而不能奉祖宗之祭祀以致不保不守亦謂之無後故此後字亦不拘於不娶無後解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注曰爲後立後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紇不佞失守宗祧紇之罪不及不祀注曰言應有後此皆確證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注 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疏 詩云 此大雅蕩之什烝民篇語 夙夜

匪懈佳賣反注及下字或作解同夜莫如字又音暮下並同也解自夜莫至也字本今無惰古臥反注同

【補】藏氏曰案此當作解佳賣反注及下同字或作懈據下標注解情字知鄭本經必作解故陸音佳賣反若本作懈正字易知陸可不音矣蓋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懈淺人遂據以易釋文也舉嚴經音義上孝經鄭注曰匪非也懈惰也斷氏屨圻云釋文注同當作下同

【疏】詩云至一人○正義曰夫子既述卿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烝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注】夙早至君也○正義曰夙早也釋詁文懈惰也釋言文云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者引詩大意如此云敬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

【補】釋詁文詁誤古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懈惰也釋言文閩本監本毛本皆作惰也此本誤作惰世今

改正挍勘記云案今
爾雅釋言情作怠

士章 疏 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辯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辯然不然謂之士 補 推一合十為士今本推誤惟合誤皆今據毛本改故禮辯名記曰之辯字作辨閩本監本毛本作辯下今辨同挍勘記案禮記月令孟夏正義引作辯名記白虎通作別名記今據月令正義改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注 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注】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故以孝事君則忠【注】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以敬事長則順【注】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注】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蓋士之孝也【音義】資者人之行下孟反也本今無此句兼古恬反并也之者父也以敬事長丁丈反注皆同則順食稟必錦反公羊傳云稟賜穀祿也爲于僞反爲曰祭一本作始曰爲祭曰音越又人實反別彼列反是非自食字至非字

今本無〔補〕言事父兼愛與敬也之兼字誤作非今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盧氏文弨曰槃爲穀之俗字但小變耳從殸誤也爲下舊有於僞反三字是妄人所補宋本皆空白臧氏曰宋本謂葉鈔本也正義曰祿謂廩食合之陸引公羊傳知上闕祿字當如字讀又臧氏曰正義引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別是非猶辯然否也鄭注大致同此

〔疏〕資於至孝也○正義曰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推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其長則爲順矣長謂公

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注資取至君同○正義曰云資取也者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竝同訓資取也注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竝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注言事至

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及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及也惟父既親且尊也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注】移事至忠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也鄭舊說云人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為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故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注】移事至順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云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長【注】能盡至祭祀○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涖也涖下為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

上士倍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
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
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
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
宗廟士則保守竝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
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
守也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也〔疏〕廣雅曰位涖也正誤云廣雅作涖
祿也按勘記案浦氏鏜所據乃俗
本不知位涖取同聲之字爲訓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各本涖下脫去也字遂與下條合而爲一孝經正
義可據也守者無逸也之逸字誤作近今據閔本監
本毛本攺福案公羊定公四年傳曰事君猶事父也
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
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
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
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

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徐彥疏引鄭氏孝經注曰資者人之行也注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福案徐彥乃晚唐人彼見之疏尚是元行沖疏也明皇注此條已不用鄭注而元疏仍存鄭說自是唐以前人不肯多棄古義邢昺見其不與注相應而刪之所謂挍定者即此等處可見宋挍定反不如唐疏矣福又案資人之行也乃鄭小同語今注雖無存然尚見於陸氏音義所出之字中且見於徐彥疏中所引今明皇注資取也亓行沖正義曰云資取也者此依孔傳也福謂此雖見於僞孔傳然亦有所本何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是劭公以取字代資字即是以取訓資字也況正文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亦即是承明上文資字之義故不得謂明皇注依僞孔傳

也計資字之訓有三一乃康成注禮記喪服四制云資猶操也二乃小同注孝經資人之行也三乃何休解詁公羊資取也何說為長漢尉氏令鄭季宣碑咨父事君此咨異文不可據又通典八十卷引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弒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此亦漢人說孝經公羊之義也禮記喪服四制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晉書禮志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

除太子稱臣之制輩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注】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音義】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小宛篇語 夙興夜寐面利反 無忝辱也他簟反 爾所生所生謂父母本今作爾【補】所生謂父母也說祖今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臧氏曰葉鈔本釋文無忝下空闕據開宗明義章引詩釋文作毋念爾祖則此無字亦當作毋毛詩小宛釋文云毋忝音無可證也又卿大夫章釋文夜莫加字又音係下並同然則鄭於此章當有夜莫也注【疏】詩云至所生○正義曰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注】忝辱

至親也○正義曰云忝辱也者釋言文云所生謂父母也者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云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者亦引詩之大意也

補 福謂曾子立孝篇亦引此詩二句并云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壹孝壹弟可謂知終矣此卽是傳子傳孔子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之義也家大人注曰長謂公卿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漢書韋彪傳注引孝經緯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節以孝事君則忠之古義也又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

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順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云朝有過夕改夕有過朝改制言中篇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皆是聖賢業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義又國語敬姜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亦其義也再以此證庶人章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則患當訓禍及乃及身之義益明矣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三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庶人章【疏】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家人也皇侃云不言家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補】皇侃云侃誤祝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兼包府史之屬兼包誤宋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嚴植之誤爲爵列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人無限極誤爲人謂家民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皆爲庶人皆誤以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用天之道[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地之利[注]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注]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饑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此庶人之孝也[注]庶人爲孝唯此而已[音義]春生夏長丁丈反 秋收如字又手又反本作斂力儉反 冬藏才郎反 分方云反注同 地之利分別彼列反 五土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丘陵阪險阪音反險音許檢反又蒲板反 宜穀粟本作宜種粟棘自丘陵丞棘本今無 以養羊尚反

父母行下孟反音如字不爲非度待洛反財爲費芳味反什音十一
而出十而出一無所復扶又反謙自行字至謙本今無【補】秋收冬藏收作斂今據石
臺本鄭注本改挍勘記眾正義云此依鄭注也則嘗
作秋收岳本改爲秋斂非舉季順時舉誤四各盡所
宜誤爲原隰之宜此分地利也地誤池用節省則免
饑寒免誤兄公賦既充既誤時則私養不闕私誤篤
殷人爲孝爲誤之唯此而已唯誤止今悉據石臺本
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又蕭板反之板今本作救今
據釋文挍勘記引葉本盧本改行下孟反音如字藏
氏鎬案云案音如字當作又如字否則音爲或字之
說【補】用天至孝也○正義曰夫子上述士之行孝已
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
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
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按

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注春生至道也○正義曰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此依鄭注也爾雅釋天云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安寧即閉藏之義也云舉事順時此用天之道也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耘苗秋收則穫割冬藏則入廩也注分別至利也○正義曰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注也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云各盡其所宜此分地之利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曰黍稷生於陸苽稻生於水注身恭至不闕○正義曰云身恭謹則遠恥辱者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云用節省則免饑寒者用謂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

日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是免饑寒也云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者
賦者自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省節財用公家賦稅充
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乏也孟子稱周人百畝而徹其
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
也又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也【注】庶人至而已
○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
蓋而庶人獨言此注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孝
行廣大其章畧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
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唯此而　言庶人
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詞也　【補】服田力
穡穡誤釋今據閩本毛本改生成之道也成誤蔑今
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謹慎其身慎誤身身誤道今據
閩本監本毛本改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節省丁
有而字無其字今據閩本監本毛本增其字則而字

庶人行孝曰畜誤為有公自而今據閩本監本毛本
改以畜養為義義誤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夏為
長鐵錄誤統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挍勘記業爾雅
作贏釋文云本亦作贏夏長則耘苗挍勘記業說文
賴字注云除苗開穢也或从芸作耘今字省州作耘
閩本以下作芸非也此依鄭注也挍勘記衆分別五
土視其爾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巨陵阪險
宜種粢粟見太平御覽卷三十六初學記卷五唐司
馬貞議及釋文所引皆云鄭注今本作魏注非是今
據此改藏氏曰末句當從一本作宜種稟棘作桑粟
者非趙岐注云本作劉熙令據正誤改福業諸葛孔
明便宜十六策日經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昔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耆
凶年不儉棄有積著以備其後此漢武侯說孝經古
義也又案此引經紙有二句乃前後加以說
經之語又統稱為經云或魏文侯傳文乎

故自天

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音義】故自天子古文分此以下別為一章故患難奴旦反不及其身也善一本作難自故建至善字本無今未之有也【補】臧氏曰正義曰諸家皆以為患及身及惟著頡篇謂患為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又謝萬云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按謝萬引注知陸本作善是也之字當衍淺人誤以注為經故增之一本作難難當為歎字之訛【疏】故自至有也○正義曰夫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

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己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豈是勉人行孝之辭也注始自至未有○正義曰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爲始庶人爲終也云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須言行無擇士須貴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奉強之無不及也云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者此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己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禮記說孝道包含之義廣大塞乎天地橫乎四海經言孝無終始謂難備於終但不致毀傷立身行道安其親忠於君一事可稱則行成名立不必終始皆備也此言孝行甚易無不及之理因非孝道不終始致必及之患也云言無此理故曰未有者此釋未之有之

意也謝萬以為無終始恒患不及未之有者少賤之辭也劉瓛云禮不下庶人若言我賤而患行孝不及已者未之有也此但得憂不及之理而失於歎少賤之義也鄭曰諸家皆以為患及身今注以為自患不及將有說乎若曰案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又若案注說釋不及之義凡有四焉大意皆謂有患貴賤行孝無及之憂以患為禍也經傳之稱患者多矣論語不患人之不已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左傳曰宣子患之皆是憂惡之辭也惟蒼頡篇謂患為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攻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衆之本敬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承聖人之意於能終孝道尙以為難則寡能無譏固非所企也今

爲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詭謂經通鄭曰書
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斯則
必有災禍何得稱無也若曰來間指注凶悖匿之偏
經言戒不終善美之諱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
母此庶人之孝止儻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爲具
美撫宜即同淫慝也古今凡庸能識學道但使能養
安知始終若令皆及於災使是比屏可貽禍矣而當
朝通識者以爲鄭注非誤故謝萬云言爲人無終始
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
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據故鄭注云善未有也節
詳此義將謂不然何者孔聖非文包於上下盡力隨
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非依謝爲之說
此則常情所昧矣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若施化惟待聖人于戚方抑一遇加於百姓刑於四
海乃爲虛說者與制旨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

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
無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
德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疏】若韋強之無不及也韋
至何忠不及於己者哉　誤率段氏玉裁云率當
作葦今據此改禮記說孝道包含之義本無禮記二
字浦氏鏜云說上當脫禮記二字今據此增制旨曰
校勘記案唐元宗孝經制旨一卷見唐書藝文志福
謂孔子言庶人之孝不過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已
鄖曾子所謂以力惡食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
力矣皆其義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
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
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
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闕很
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大戮禮少閒篇庶人仰視天文
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又案而患不及者之
患字其說有二一是明皇注云患不能及者制旨云

何患不及於己哉蓋以患字作憂慮字解言天子庶人始終各有孝道之分際而憂患己之力不能及乎其孝之分際者未之有也此本謝萬劉瓛之說也一是邢疏引蒼頡篇謂患為禍孔鄭韋王之學引蒼頡篇以釋此經言孝無終始禍患必及其身也禍謂孔鄭韋王之說是也謝劉明皇之說非也此患字所以作禍字解者言孝須有始有終若無始無終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孔曾之學皆以防禍患為先故曾子曰君子患難除之又曰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又曰天子日日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日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皆是禍患及之之義亦卽是自天子至庶人皆恐禍患及身之義明是曾子發明孝經之義譬如曾子注此經也至於及字之義亦屢

見於曾子曾子又曰慈言不及於己五者不遂災及
乎身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蓋皆謂禍患之及
身而且及親也孝經曾子不但義至發明郎文理亦
復相似試以曾子證之當從答頡篇訓無疑矣至於
終始之說稱又謂開宗明義章曰孝之始也孝之終
也已明言終始二字論語亦曰慎終追遠是終始自
當屬之孝道若明皇注以終始爲天子至庶人之終
始其義竊所不取何也孔子於諸侯章卿大夫章士
章皆言然後能保其社稷保其宗廟守其祿位獨於
天子庶人首尾兩章未言保守等義故於此作總結
諸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也言及於禍患五等所同
天子當防患及也明皇講此經不知患及天子之戒
是孔子曾子論孝之時似已頌括天寶之事所斃豈
不大哉又疏內兩鄭曰皆有誤皆當云主鄭者曰蓋
唐人問難之辭不然鄭注內不應有諸家二字且後
鄭曰所引尚書乃東晉古文小同時安得知之此尚

書亦不過唐時主鄭者所引元行沖等駁之所以傳會制旨即御製序內所云今存於疏用廣發揮也而今人或即輯爲鄭注誤矣又案漢書杜周傳引孔子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解爲禍患此西漢人已如此矣

三才章 疏 正義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旣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等之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注 參聞孝行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爲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注 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

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注】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音義】曾子曰甚哉曾從八正甚從甘匹正皆放此語魚據反喟丘媿反又丘惟反然自語字至然本今無夫音符孝民之行下孟反注同也孝弟大計反本亦作悌恭敬民皆樂音洛自孝弟至之之字本今無其政不嚴而治

直吏反注同

政不煩苛　音何自政字至苛本今無

【補】人之常德石臺本岳本常作恒挍勘記案作常避宋諱正義引易恒其德貞作常其德貞皆仍宋刻之舊

【疏】曾子至而治○正義曰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者經常也人生天地之閒稟天地之氣飾人之所法是天地之常義也聖人司牧黔庶故須法則天之常明因依地之義利以順行於天下是以其爲教也不待嚴戒而自成也其爲政也不假威嚴而自理也【注】參聞至大也○正義曰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參既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爲大也【注】經常至義也○正義曰云經常也利物爲義者經常即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爲義也云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者鄭注

論語云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宋周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人之常德也云若三辰運天謂日月星以時運轉於天云五土分地而爲義也者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十地之利言孝爲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爲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大叔荅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注】天有至行也○正義曰云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照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也云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色養無違故下文云因地之利也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爲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爲常行也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言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

言之則爲常也【疏】法天至理也○正義曰云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者上文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者故云法天明以爲常釋天之明也因地利以爲義釋地之利也云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經云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則以政教相就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便宜省也制旨曰天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明地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利人無立身之本無以常其德然則三辰迭運而一以經之者大利之性也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途而一以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和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以教愛則易知而有親因順以教敬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備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爲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大之業焉

【補】福案則法也論語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詩卷阿四方爲則箋禮記曲禮必則古昔疏又禮運故聖

人作則疏國語周語五曰夷則注晉語是反天地而
逆民則也注楚語使知上下之則注神狎民則注皆
訓則爲法也孝經則字凡四見此則章云而民是則之
則天之明又聖治章云民無則焉則而象之民皆訓作
法字則字之義響如繩尺規矩周人最重之故左傳
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圖季文子使史克對文
公云引周禮日則以觀德又引響命曰毀則爲賊北
宮文子引詩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天明猶云天理周
菁日紹天明左傳曰反易天明二三子順天明董仲
舒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
日夫孝天之經五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
土金水是也木生火水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
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
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
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
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繼行之不敢不致如父

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此漢董氏說孝經古義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注）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注）君愛

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注】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注】若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注】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注】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音義】民之易以豉反本今作人之易也而民興行下孟反上好呼報反下好禮同義自上字至義本今無而民不爭爭鬭之爭從爪爭正皆放此若文王敬讓於朝直遙反

虞芮推畔於田則下效戶教反之自君字至之本今無導音道本或作道之以禮樂示神至反之以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注同又烏路反而民知禁金鴆反注同【補】上好義顧氏廣圻云注當取論語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之文以證孝經導音道本或作道臧氏按此當作道音導本或作導論語道千乘之國釋文道音導本或作導可證正德本疏中道之以禮樂之教監本毛本恐改爲導此亦淺人所改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導【疏】先王至知禁○正義曰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至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之美以順人教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也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跡

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之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注見因至易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先王見天明地利有益於人因之以施化行之甚易也注君愛至親者○正義曰此依王注也言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有遺忘其親者卽天子章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敎加於百姓是也注陳說至行之○正義曰易稱君子進德修業又論語云義以爲質又左傳說趙衰薦郤縠云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且德義之利是爲政之本也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是天子所重爲衆情所慕則人起發心志而效行之注君行至不爭○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宋禮記鄉飲酒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言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貪競也注禮以至睦矣○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宋禮記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謂跡

見於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跡以見者當用禮以檢之檢之謂檢束也言心跡不達於禮樂則人當自和睦也【注】示好至犯也〇正義曰云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者案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敬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喩之令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爲也云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者謂人知好惡而不犯禁令也【疏】又論語云義以爲質按斷記案論語釋文出爲質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此與釋文合福案陸德明音義若文王敬讓於朝廣內推畔於田兩整句此鄭注經一也鄭氏用詩廣內質厥成之事以注敬讓不爭之經豈爲繁藥而唐注刪之班固白虎通三教曰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各何

施忠法人敬法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王符潛夫論斷訟引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禮記緇衣曰汝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鄭康成引孝經示之以好惡句注之此眞康成義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音義】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詩赫火白反本又作赤師尹若冢張勇反宰之屬也女音汝下同當視民常旨反皆放此字至放此本今無自若

疏詩云至彌瞻○正義曰夫子既述先王以身率下次及大臣助君行化之義畢乃引小雅節南山詩以證成之赫赫明盛之貌也師尹太師尹氏也言助君行化爲人模範故人皆瞻之注赫赫至之也○正義曰云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者此毛傳文太師太傅太保是周之三公尹氏時爲太師故曰師尹氏也云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者引詩大意如此孔安國曰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此章再言先之是君身行率先於物也陳之導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爲政也案大戴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之而天下大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後引周禮稱三公無官屬與王同職坐而論道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傳曰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言同體若身君任股肱臣戴元首之義也

故禮緇衣稱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緇衣之引詩書是明下民從上之義師尹大臣也一人天子也謂人君爲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助行之者人之從上非唯從君亦從論道之大臣故并引以結之也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今不取也

補 古語或謂人具爾瞻浦氏鏜云古語或謂四字疑衍文下句則疑謂字之誤言同體若身同誤大校勘記引正誤云大則同是也今據此攷福謂孔子所以引詩師尹者孝教出於師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此言孝教出於師況乎太師此所引二句意固在於民聽然孔子之意尤節取師尹二字以爲政教之證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及邢疏謂引

大臣以幷結似未得
孔子曾子之本義也